

處處留心都是道 (三)

汐止、新化

何春暉

前言

從來古德對道都有不同方式的闡述，老子以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示道之微妙、莊子以「在螻蟻、在稊稗」喻道之入微、孔子則以「一以貫之」擬道之體用。而今我們修道弟子，更應悟道之顯微，在行住坐臥中處處留心以啓心性。寶島台灣，特蒙上天垂慈，處處溫馨道味盎然；後學謹舉數處地名，輯片段心得，與前賢共學共勉……

汐止

清音遙度碧灘頭，古調冷冷片石流；

椰竹巧彈孤月曉，管絃幕咽雨峰秋；

有靈湘水仙妃曲，無羌魚山客子愁；

此地不堪聞梵貝，離懷容易滿歸舟。

峰峙灘音(淡北八景)——清朝詩人 林逢源

基礎小品

汐止舊名「水返腳」，乃因早期基隆河深可泛舟，而隨海水之漲退，河面亦跟著起伏，其終點就在汐止。故「淡水廳誌」記載：「水返腳，謂漲潮至此也。」另汐止境內昔為平埔族峰仔峙社所在地，故早期亦稱為「峰峙」。時海水之漲退拍擊河岸，與灘岸形成灘音，構成汐止之天然景觀；故歸客騷人至此，聞梵音灘響及椰竹風雨聲，莫不心中淒然。

汐止位居台北與基隆之間，是個歷史悠久的文化小鎮；其後隨鐵路之開發，更為基隆港與台北城之交通樞紐。惟近年因商人濫墾搶建，與河道爭地，每逢大雨必成水鄉澤國；昔時汐止人賴以為生的交通要道——基隆河，剝時反成為當地人的夢魘。

若問汐止人為何不遷居他處，答案除了對故鄉的一份執著和無奈外，他們也深信水患總有一天會平息的，就如同「謠言（汐）止於智（志）者」一般：

潮水有起有落，而人生又何嘗不是起伏不定？易經蹇卦（坎上艮下）象曰：「山上有水，蹇，君子以反身修德。」正如汐止般有水有山、有起有止；亦如君子，不言他非、檢視己過、懺愆培德。

又「彖辭」：「蹇，難也，險在前也，見險而能止，知矣哉。」坎水艮山，「山上有水」，猶如瀑布，既不能攀爬，當知止且退而繞越，故曰知止者智也。

省思是一種美德，不能省思，下一步就是滅亡。道中前賢一再提醒我們：修道要感恩、反省、佈德（守本、正己、成人）；「無畏」是布施的動力，但「慎選」、「明擇」更為學修行辦路上的錠與舵。

成住壞空乃不變之法則，緣起的人生總免不了有緣盡之期；在歲月人事交替之際，重要的不是哀淒以示赤誠，而

是認清目標與真理。老師的「參與功德事，辭去功德相；辭去世間相，參與世間事。」不正是諄諄叮嚀「認理歸真」的另一種慈懷與啓示？

「凡傳窮理盡性之道者，必須尊師重道，謹嚴授受。方不致將前聖至尊至貴之道統，自我而賤；後緒傳道任重，自我而輕。」（祖師四十八訓，訓二）。王祖師有感於當時道中的亂象，於毀譽皆有中，為道盤之清明及遵奉中命而領命掌道。故其云實不得已也，非貪功名也。而反顧人間世，假維正行義之名，汲汲於功利者豈不多哉！但盼學修道者，切莫一失謹慎，亦在功名中打轉，違了師意。

語云：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；道高一丈，魔在頭上。」這「頭上」何謂也？非僅方向的上，其亦暗指「心頭」之上——心魔也！故「汐止」醒示的潮汐（謠言）止於（智者）山腳之外，更指心中澎湃的讓我們一直流浪生死的、不得自

在解脫的潮汐（雜念、物欲）亦當止於靈山底下，勿令其有攀緣之機！

新化

跨過新化，一條八號國道串接了南二高與中山高，地圖上雙十形的路網，讓新化整個亮麗了起來。

新化早年為平埔族群居之地，原名「大穆降」即平埔族語TAVOCAN，其意為「山林之地」。清康熙年間「台灣縣誌」即有「大目降庄」之名（亦有謂大穆降者）；而「新化」則係日據時代大正九年，成立台南州新化鎮時，以大目降為郡役所所在地，故以「新化」為地名。

新化不論在自然還是人文景觀都有相當的資源，加上後來社區的努力和專家學者的指導，更展現其傲人之成果。有人說，如果將虎頭埤的水與綠比成柔美秀麗的女子，那巴洛克建築的老街就是成熟穩重兼具智慧的老人了。美女散發的魅力永遠看不膩，老人口中傳神的

基礎小品

故事永遠聽不完，而兩者之間的對話更使整個城鎮活躍（新化）了起來！

「忍」字心上一把刃，其苦難熬；「止」字缺一不正，勉而抵逆，難擋外強。是故巨浪越過高堤，湍流掏空路基。一場風雨造成的創傷，總在人心迴盪不去。與其汐止般的阻擋外來謠傳宣洩不去，不如新化般的明理順化，以疏通心流暢化意積。

道中鼓勵同修們參班學習，即希望我們在參班聽講中，學修並行。由明理而導引自性之自然流露，由「好學、力行、知恥」以啓「智、仁、勇」。當人皆能以良心為發端時，何來紛爭與謠言？當潮汐皆能疏通新化時，何來惡水為患？

道德經言：「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」、大學（孚佑帝君註）云：「慎心物於隱微，遏意惡於動機。」是汐止之「止」；而「若見可欲，心亦不亂。」、「心物不著，意惡不起。」則

是新化的「化」。

籬笆顯示的是象徵性的規範，越界延伸枝椏的果樹考驗的是人心的掙扎。悟性者意不在如何穿越圍籬，而是緣份捨取。未悟者反是，雖不破藩籬亦欲取其果。千萬條律，不抵鑽洞者一銜；自性一流露，金玉不假任何繫索。

古老的城鎮，建物在保有純樸的民風中翻新。現代化的道路穿過叢山峻嶺，而疏洪道亦在無言中將洪水分流。反顧處在二十一世紀物質生活中的我們，不知心底潮汐的歸處是「止」還是「化」？